

暖闻速递

家属来队不再“两相望”

■柯青坡

长白山深处，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崇善哨所，探亲军嫂许欣即将启程返乡。这天晚饭

后，许欣和丈夫富林手拉手散步。夕阳照在两人身上，在背后留下相伴的影子，两人一边

走一边分享着手机中难忘的照片。有两条视频，许欣特意翻出来与爱人一起回味——

其中一条，拍摄时间是两年前，那是她第一次来队探亲；另一条拍摄于今年春节，这是她第二次来队探亲。

“15天年假，5天在家准备物资，10天到长白山看一看。”2021年春节前夕，许欣激动地把这个“探亲计划”电话告知爱人富林，没想到富林口吻严肃地对她说：“每年春节哨所执勤任务重、人手紧。你来过年挺好，过完年就早点回去吧。”

那时富林刚上任连队指导员不久，上哨以来一直在前哨驻点执勤。连部所在崇善哨所虽说位于镇上，但是住房也紧张，每逢有家属来队探亲，官兵都把家人安排到崇善镇的民居居住。

一场风雪后，哨所到前哨50公里的通路被积雪覆盖。“人已经到了哨所，却见不到驻守前哨的爱人。”来到哨所第二天的清晨，望着茫茫雪海，许欣满心的期待和欢喜，也仿佛被风雪覆盖。

担心富林在前哨的冷暖安危，又怕打扰他工作……独自在民居住了两天，许欣忍不住拿起手机，给爱人发了条信息：“团圆假期‘余额’不多了。”

通往前哨的路，直到春节前夕才被打通。连长接替指导员上前哨，富林回到连部与许欣团聚时，已是除夕。春节过后的大年初三，许欣就得收拾行李返乡，离别之际，富林和战友在营院中一起为许欣录了一段祝福视频。

这，成了许欣手机中的珍藏：“每次看到满屏的笑容，就觉得温暖。”笑容的温暖，取代了“虽已来到身边，却仍要两相望”的酸涩，她因此格外珍惜与爱人相聚的时光。

如今，来队探亲军嫂再也不会像当年的“遗憾”了。

随着该旅暖心工程推进，去年以来，该旅在边防一线连队改造修建的“家属来队房”全部交付入住，房间宽敞明亮，生活设施一应俱全。

“如今家属来队有了‘温馨家属房’。”今年春节过后，许欣再次来到哨所探亲，这一次，她在哨所实现了好几个当年的“探亲梦想”：随队巡逻，周末爬山，“秀一秀”厨艺，为哨所战友做顿可口的家乡饭。

周末休闲走进“加油站”

■王畅 刘鑫峰

天山脚下，一座体育周末热闹非凡，新疆军区某部官兵在这里休闲娱乐，好不惬意！VR室里，中士马军强头戴VR虚拟眼镜，手持操作手柄，身临其境体验“战场”；心理服务室内，下士谢昂在心理辅导员引导下进行沙盘布设；网络室中，一级上士宋士豪和战友在网中冲浪，放松心情……官兵们说，多功能体育馆启用以来，已成为大家休闲娱乐的“加油站”。

军管超市门口，前来购买生活用品、零食的官兵络绎不绝。“别看我们的超市小，它可是‘自选超市’，购物只需在门口扫码结账”“购物需求表达更畅通，战士们有啥需要，直接写在超市门口的公告栏上”“上货速度快，商品物美价廉”……说起这个军管超市，在超市购物的官兵连连点赞。

刚刚走下训练场，中士陈致翰和战友们正在冰柜前挑选饮料，陈致翰将一瓶功能饮料一饮而尽，轻松的笑容挂在脸上。

该部驻地远离城市，下辖单位驻守大山深处，守防官兵生活不便。以往官兵请假外出，单趟前往市区行程，就要耗费大半天。

为解决生活难题，他们积极与上级沟通，对接地方大型企业和科研院所，设计建成集生活、购物、娱乐于一体的多功能体育馆。

跑步机上，“训练尖子”马静冬带领“跑步小组”战友开展训练。

“我们都是跑步爱好者，每周都要集体训练。”马静冬说，有了室内训练场，大家经常“转移战场”到室内，每周开展有氧运动，肌肉练得结实，训练也更有趣味性。

基层有所呼，机关必有所应。该部党委认真听取一线官兵意见建议，积极为官兵排忧解难。该部所属某中队吃水用水依托井水，费时费力水质也难以保证。为此他们积极协调驻地政府，为该中队下辖小散远单位接入自来水，极大方便了官兵生活。

“水是生命之源。”一级上士袁仲在山里驻守10余年，深知缺水的难处，他说：“以前挂在嘴边的烦心事，如今成了机关为基层排忧解难的暖心事。”

据悉，该部还将新建电子阅览室、升级驻地互联网保障，让官兵身处偏远大山也能随时联通外面的世界。



“不知历史寻兵营”

若论地理特色，每一片山川河流都呈现出千姿百态。而探访边关，千差万别的地理间，却流露出一种共同的“气质”，凸显着一个共同的特色——隐隐的金戈铁马之声，朗朗的刚健雄浑之风。

“疾风冲塞起，沙砾自飘扬。”倘若把边防比喻为大舞台，那么，上面最鲜活、最生动的人物必定是仗剑之士，策马之将领。

中文中的古字，十口相加，是“很多张嘴”的意思。按照当时造字者的认知，所谓的古(历史)，就是口口相传而流传下来的。

“不知时辰听鸡鸣，不知历史寻兵营。”即便是今天，富宁壮族人讲古时依然喜欢用此作为开场白——

北宋名将狄青的“狄青军”，在平息了当地起兵反宋的少数民族武装后，遣部将屯兵于此，后落籍为民。

明朝时镇守云南的“西平侯”沐英，拥“沐家军”而自重，推行“诸卫错布于州县，千屯遍野于原野”的防务策略，将军队以“三分兵、七分农”的军户形式屯于边防。至今，富宁县仍保有30多处“营”“堡”命名的地名，即为当年屯军之地。

清朝时，虽然朝廷嫡系是“八旗兵”，但由汉人组建的“绿营兵”亦属正规军。由于外国殖民者的觊觎，边界局势日趋复杂，清政府开始调遣“绿营兵”驻扎边界。据史料记载，驻富宁部队的军官中有2员“千总”(辖制千人左右)，4员“把总”(辖制约500人)，并部署了马兵(骑兵)、战兵(野战部队)、守兵(守备部队)，分别据守县境4汛(清制，哨位据点)。

1940年，野心勃勃的日寇侵入广西，企图进一步染指富宁，僻远之地骤然成为兵刃前线。当地军民进行了整整5年的群众防御阻击，使日寇以滇南为跳板的企图破灭。

当地群众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青壮年纷纷应征入伍，很多人牺牲在故乡的土地上。各族百姓共同承担了军粮粮草、民夫劳役等重任。5年战火，当地人口减少了近半，原先还算富足的县变为贫困之地……

读千年边防史，对历史视野中那些抗御外侮、疆土防卫的一代代戍边者，心中不断涌上敬意。与此同时，虽然很难用今天的眼光做简单的臧否，但各个时代的旧军队，因派系杯葛、利益扞格等种种弊端，在边关地理留下的许多遗憾，思之又难免令人扼腕叹息。

戍边人故事

“出发！”农历新年期间，斯潘古尔湖寒冰未消，一队边防官兵沿湖畔巡逻，一名“编外队员”一马当先——她叫普玛吉，是连长周大才让的妻子。

普玛吉来自青海海南地区，周大才让家住青海海北地区，两位藏族青年在一次偶然聚会上经朋友介绍认识，很快成为彼此的爱人。

周大才让驻守的新疆军区某边防连，位于海拔5000多米的阿里高原。勇敢的藏族姑娘普玛吉，不惧山高路远，“追爱追到天边”。

那年，普玛吉考取西藏大学硕士研究生，毕业后便留在阿里地区工作。周大才让也因表现出色考学提干，回到部队后荣立二等功。分隔两地，携手进步——经过8年恋爱长跑，这对恋人选择了在阿里安家。

“邀请嫂子参加这次巡逻，这是全连官兵向连长夫妻俩送上的‘新婚礼物’。”负责在最前面“开道”的中士马鹏说，连长和嫂子就像一对“神仙眷侣”，他们的故事早就流传在阿里高原上。

“看得见繁华，摸不着回忆。”这是一句富宁地区的壮族谚语，其中蕴藏的哲思令人叹服。然而“摸不着”的回忆并非完全化为无形，它已融聚和镌刻在苍茫的山河地理间。我国最早出现“地理”一词的典籍《易经》就清晰地告诉我们，探寻前尘往事，须“俯以察于地理”。

就地理位置而言，云南省最东端的富宁县属于遥远的边陲之地，但地理的偏远并不等于孤悬一隅。从秦统一中国始，此地就纳入了中国版图。

地理上所处的低纬度，给这片土地带来资源丰富、气候湿润、

山苍水碧的自然环境。因此，其建制经历了郡、州、县等变迁，但其名一直是单一“富”字：富州、富县。虽说过于直白，但谁也不能否认，这不失为一个美好的愿景。

更能消几番风雨，最可惜一片江山。1937年，抗日战争的烽火燃至南国边陲，边城危矣。此刻，当地的士绅们才发现：“富赖之于宁，富求之于宁。”于是，众人撰文上书，请求边城易名，以彰保家卫国之决心。面对种种慷慨陈词，焉有不诺之理，从此，得名富宁。

掂掂典故，温故知新。一个边地小城的易名，竟如《晋书》所言“兼统军戎”，续变衔接着千年边关的风云激荡。

回首千年风云地

——云南边城富宁的历史与现实

■郑蜀炎



图①：月圆夜，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官兵在哨位执勤；图②：春来，一名边防战士低头欣赏山间绽放的格桑花；图③：巡逻到达点位，两名边防战士在山顶互相鼓励；图④：连队官兵在山间巡逻。



图片由胡树春、曾浩云提供

红旗为什么这样红

人们习惯用红土地来描述云南边疆，富宁人民所说的红色，绝不仅仅是对地质土壤的描述。

城市的广场一般可视为一方水土的名片，大都以当地著名的风景名胜命名。富宁县从清代开始引进八角，百年之前就有“八角之乡”的美誉，八角还被授予“地理标志产品”。所以，若以“八角”命名广场是顺理成章的。可是，经当地群众投票选择，县城的中心广场被命名为“红旗广场”。

无须惊讶，来到富宁你就会知道，红旗为什么这样红——

壮族人民的骄傲，女英雄李杏锦的雕像巍然屹立在广场上。李杏锦1929年参加红军，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是富宁县的第一个红军战士，第一个共产党员。她先后在红七军政治部、县苏维埃政府工作。1931年，她被土豪劣绅的反动武装包围，战至牺牲，年仅31岁。

30年代初，红七军派一批红军干部进入富宁地区，宣传、组织和发动群众，建立“劳农会”和“赤卫队”，创建了滇桂黔边区革命根据地。在最艰难的岁月里，他们孤军奋战，红旗不倒，直至

迎了解放；解放大西南战役中，人民解放军在富宁地下党的配合下，由此作为入滇的突破口，打响了解放云南的战役；作为国家一类革命老区县，富宁县留下姓名的红军、赤卫队烈士，就有近200位。在抗美援朝、保卫边疆作战中，又有100多位富宁儿女献出了生命……

热血战友、铁打兄弟。开始是当地群众，后来上级机关也把他们称为“兄弟连”。而驻地的那座大山，两省区的群众皆以同名相称：“兄弟山”。

热血战友、铁打兄弟。开始是当地群众，后来上级机关也把他们称为“兄弟连”。而驻地的那座大山，两省区的群众皆以同名相称：“兄弟山”。

天空很蓝，是因为云彩的高远。土地很红，是因为那些倒下，依然炽热的生命……

比诗更炽热的红色，在红色的土地上延续。

1982年，驻防狮子山的某部三连，在保卫边疆的战斗中收到黑龙江虎林小学生的慰问信。战士们利用战斗间隙写了回信，鼓励孩子们立志成才，报效祖国。由此，他们信件往来，三连官兵被小学聘为“校外辅导员”。

很快，更多的信件从全国如雪片般飞来。后来，他们成立了“南疆红领巾辅导站”，通过书信往来、网上沟通、校外辅导、资助助学等形式，与20多个省市的110所学校建立了挂钩校外辅导联系。40年过去了，官兵们换了一代又一代，“大手牵小手，传递爱国

情”的活动却从未间断。

富宁位于滇桂两省区交汇处，云南边防某部一连与另一个战区边防某部二十九连，各自依山扎营、遥遥相望。虽然他们番号几经变更，上级不同、隶属关系不同，但有一点却堪称比翼齐飞——都是各自战区的“基层建设先进单位”。

热血战友、铁打兄弟。开始是当地群众，后来上级机关也把他们称为“兄弟连”。而驻地的那座大山，两省区的群众皆以同名相称：“兄弟山”。

热血战友、铁打兄弟。开始是当地群众，后来上级机关也把他们称为“兄弟连”。而驻地的那座大山，两省区的群众皆以同名相称：“兄弟山”。

在壮语里，兄弟还有一个意思：同心者。

5000多平方公里的富宁地界拥有2500多个村寨，是近40万壮、瑶、苗、彝和汉族兄弟相依息之地。

列宁说：“所有的民族都是历史的民族。”这些兄弟民族文化礼仪、语言习俗各具特色，但作为这片土地上的世居民族，他们同心携手，发展着民族的历史，书写着边疆的历史。

“唤起工农千百万，同心干。”强边固防，是同心者们共同的事业。瑶族共产党员盘金贵，上世纪50

爱在斯潘古尔湖

■彭小明

牲马的军嫂普玛吉，战士们眼中闪着泪花。当时，与丈夫失联月余，普玛吉担心又焦急，得知每天有战友运送给养到山上营部，她也背起了沉重的背篓。

“嫂子，当心脚下。”战士们的情谊，普玛吉同样感动。那天见到久别的丈夫，见到战友兄弟，普玛吉热泪盈眶，心底的担忧与辛酸，烟消云散。“这是一条不同寻常的‘探亲之旅’，也让我理解了军人卫国戍边的不易。”

一路巡逻一路情。为了让更多军嫂理解军人的坚守，某营教导员张亮中把邀请军嫂参加巡逻定为连队“最高礼仪”——让古老的斯潘古尔湖，见证边防官兵的坚守，也让阿里高原的山川见证军人的爱情。

夕阳西下，马背上的普玛吉秀发飘飘，像斯潘古尔湖一样美丽。



上图：海拔5000多米高原上的巡逻队。张松摄